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

□ 12
2893
1

春秋筆削
大義微言



考十一卷附
發凡一卷
南海康有為題

阮貳膏焚二
百日茫二草
削三千一

大義微言掇
什一幸留口
說演心傳

執器西行曾
有夢抱書東
走竟遭焚

太平大道天
難喪蒙難幽
憂續此文

辛丑撰春秋
削大義微言考
末序畢題書後

十五年丁巳七月刊
南海康有為復
蒙難幽憂題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序

孟子言孔子懼作春秋又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春秋爲先聖經世之書如此其鄭重也顧如今本之一萬七千字紀敘簡約無可索解則無怪乎王介甫目爲斷爛朝報而朱子亦謂春秋實有不可解處也蓋先聖墜緒不絕如綫久矣南海先生於學無不通尤深于經於春秋有獨悟妙證撰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以發明之於曹世子知微言大義公穀經異而義同爲不著竹帛而傳口說之據於星隕如雨知孔子就魯史原文而行筆削之跡夫此所述諸條質焉讀之幾瞠目不知何謂也一經闡揚遂覺證據顯確理解豁然如撥雲霧而見青天矣以是類推悟聖經全文皆作如是觀觸類旁通妙緒環生雷霆霹靂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經義旣晦而復明闇而復彰趙仿所謂春秋金鎖匙者得是書可開春秋久閉之鑰矣先聖于二千載之上筆削之跡如復見之于是春秋三世之義著先聖逆知天下遷流

治亂得失之故如燭照而數計之孔子爲聖之時孔子之謂集大成
胥於春秋見之論語記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獨無一語及春秋明乎
筆削之嚴具有非常異義游夏之徒且一辭莫贊固非如詩書執禮
之盡人可喻而常常言之乃知杜預据事直書其義自見之大謬誠
爲劉歆僞作左傳攻公羊之妄說也公穀董何一綫絕學之傳非先
生而誰二千年來大成統緒非先生是書奚屬吾得斷言之曰有春
秋不可無是書有志春秋者不可不讀是書是書水壞于桂林風洞
之景風閣火燒于日本橫濱之清議報蒙難居夷復竭心力補成之
曩所著之春秋郵十卷戊戌之難失于上海大同書局復慮學者不
能喻其本末又爲發凡一篇爬羅剔抉證明之天生是人非偶然先
聖陟降之靈實式憑之羣兒謗傷羣姦摧擯皆所以玉汝于成耳僕
老矣回憶少時就傳授讀非不肄業及之顧於所謂不可解者悠忽
置之未嘗一致思焉茫昧荒陋以迄於今乃猶幸少緩須臾得聞不

傳之秘踴躍起舞幸斯道有傳人抑吾如親見吾先聖簪縹筆削絳
簡虹降端門時也朝聞道夕死可矣則私心猶以此生爲不虛也先
生以僕服膺其書也屬綴言簡端辭不獲命率臆而言學殖謏陋不
能闡揚萬一愧悚何已

孔子生後二千四百六十七年歲在丙辰孟夏之月北平徐致靖僅
妄識於虎林寄廬時年七十有四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

自序

宅神州之中綿二千年之邈曖合萬百億兆之衿纓咸奉孔子爲國教誦其遺書尊之信之垂爲科舉習之傳之然言孔子之道則若指天而談空蒼蒼不得其正色渾渾不得其際極或割大圓得銳角以自珍或遊沙漠迷方向而失道所號稱巨子元儒皆不出是矣夫孔子之道廣矣博矣邃矣奧矣其條理密矣繁矣又多不言之教無聲無臭宜無得而稱焉請擇其涯求其門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莊子者得子貢太平之傳故善言孔子者莫如莊子曰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醕天地育萬物和天下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傳而在六藝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能言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然則求孔子之道者於六藝其可乎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孟子者得子思升平之傳故善言孔子者莫如孟子孟子言禹則曰抑洪水言周公則曰兼夷狄驅猛獸言孔子不舉其他但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然則六藝之中求孔子之道者莫如春秋於春秋之中有魯春秋之史文有齊桓晉文之事有孔子之義惟義乃爲孔子所制作然則求孔子之道於春秋之義其不誤乎董子羣儒首也漢世去孔子不遠用春秋之義以撥亂改制惟董子開之凡漢世學官師師所傳惟公穀二家實皆孔門弟子後學口說然則求春秋之義於公穀董何及劉向之說其不謬乎春秋經多無傳無說凡無傳者一千零八條無說者七百零五條其遺落不聞者蓋已多矣據今二家口說所存者雖掇什一於千百微言大義粲然具在泯然閔深雖其指數千不盡可覩然綜其指歸亦庶幾得其門而入焉康有爲

乃言曰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體在各明名分其用在與時進化夫主乎太平則人人有自立之權主乎文明則事事去野蠻之陋主乎公則人人有大同之樂主乎仁則物物有得所之安主乎各明權限則人人不相侵主乎與時進化則變通盡利故其科指所明在張三世其三世所立身行乎據亂故條理較多而心寫乎太平乃意思所注雖權實異法實因時推遷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若其廣張萬法不持乎一德不限乎一國不成乎一世蓋浹乎天人矣漢世家行孔學君臣士庶劬躬從化春秋之義深入人心撥亂之道既昌若推行至於隋唐應進化至升平之世至今千載中國可先大地而太平矣不幸當秦漢時外則老子韓非所傳刑名法術君尊臣卑之說既大行於歷朝民賊得隱操其術以愚制吾民內則新莽之時劉歆創造僞經改國語爲左傳以大攻公穀賈逵鄭玄贊之自晉之後僞古學大行公穀不得立學官而大義乖董

何無人傳師說而微言絕甚且束閣三傳而抱究魯史爲遺經廢置於學而嗤點春秋爲斷爛朝報此又變中之變而春秋掃地絕矣於是三世之說不誦於人間太平之種永絕於中國公理不明仁術不昌文明不進昧昧二千年脅焉惟篤守據亂世之法以治天下病愈而仍服舊方兒壯而仍衣襁褓羣盲相證以爲此名醫所開之方不敢不食父母所遺之服不敢不衣也嗚呼使我大地先開化之中國五萬萬神明之種族蒙然爾然耗矣衰落守舊不進等諸野蠻豈不哀哉天未喪斯文庸予小明得悟筆削微言大義於二千載之下既著偽經考而別其眞贋又著改制考而發明聖作因推公穀董何之口說而知微言大義之所存又考不修春秋之原文而知筆削改本之所託先聖太平之大道隱而復明闇而復彰撰始於廣州之草堂纂注於桂林之風洞戊戌蒙難遺稿略存東走日本抱以從事已亥之春遊歐美不能攜焉存於清議報中九月渡太平洋洋而東歸二十

二日過橫濱而清議報火稿從焚焉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年歲在庚子康有爲避地檳嶼刺客載途拳賊大亂蒙難晦明幽居深念喟然曰昔孔子厄陳蔡作春秋今春秋滅於偽左孔道晦於中國太平絕於人望岌岌殆哉吾雖當厄恐子身不存先聖太平之大道不著不揣孤陋再寫舊聞因舊傳凡得一十一卷豈有所明亦庶幾孔子太平之仁術大同之公理不墜於地中國得奉以進化大地得增其文明亦後之君子所不罪歟其諸君子亦樂道之耶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一年卽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夏六月二十三日書成康有爲寫於檳榔嶼英督署之大庇閣

此書舊草於廣州羊城之萬木草堂及桂林之風洞戊戌蒙難東走日本攜以俱後遊歐美留於日本已亥九月二十二日清議報被焚此稿遂燼今乃補成之自庚子十一月朔冬至始凡閱七月有二十三日共一百九十七日書成

卷一 隱公
卷二 桓公
卷三 莊公 閔公 附
卷四 僖公
卷五 文公
卷六 宣公
卷七 成公
卷八 襄公
卷九 昭公
卷十 定公
卷十一 哀公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目録

- 卷一 隱公
- 卷二 桓公
- 卷三 莊公 閔公 附
- 卷四 僖公
- 卷五 文公
- 卷六 宣公
- 卷七 成公
- 卷八 襄公
- 卷九 昭公
- 卷十 定公
- 卷十一 哀公

卷十一宣公

卷十宣公

卷九宣公

卷八宣公

卷七宣公

卷六宣公

卷五宣公

卷四宣公

卷三宣公

卷二宣公

卷一宣公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目録終

門人高要陳煥章再校

門人東莞張伯楨覆校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例言

一左氏不傳春秋但爲國語公穀爲傳孔經大義微言口說故今

止取公穀二傳後儒嚮壁虛造之說悉不引

一春秋經文俱依公羊傳其有與公羊傳異者於經文下注明

一正文分三條平列以闡發孔子筆削大義第一條爲不修春秋

卽魯史原文第二條爲孔子筆削之稿第三條爲已修春秋卽

今春秋經也

一公羊穀梁二傳無說或孔子仍魯史原文而無筆削者止照今

經文錄出不復分別

一經文中有魯史原文所無而孔子增入者皆以朱文旁注于今

經文之側表示原文所無之意

一公羊穀梁俱無傳無注者則云無說其無傳而有注或引用或

不引用俱云無傳

一漢儒詳於災異凡日食水旱災蠲地震山崩等事必極言其先是若何後是若何此象某某今間引一二取足發明經義而止其餘概從闕如以省繁重

一魯文中有魯史風文而無而此千餘人皆曾見其文而無

一公羊傳與二魯無節短此千餘人皆曾見其文而無

一春秋筆削

一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例言終

一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例言終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例言終

門人高要陳煥章再校
門人東莞張伯楨覆校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發凡

南海康有為更生學

吾舊有春秋郵十卷明學春秋凡例戊戌之禍毀失於上海大同書局後無暇再述今提其要領畧發凡例補明數條以爲學春秋之航渡橋津焉若其詳徵在學者據羣書自考之此雖簡甚亦可通其端緒矣

春秋在義不在事與文考

後世言春秋者以一萬六千四百四十六字經文爲春秋此六經之通例無能駁者故盧仝與孫明復之流皆獨抱遺經究終始者亦無可議也然孟子者去孔子不遠得春秋之傳應比後儒可信也其言春秋學而述孔子之自言則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蓋不取其文與事而獨取其義其義何在乎公羊曰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漢人所引廷議折獄見於漢書大

書特書曰春秋之義大一統大居正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春秋之義大夫無遂事春秋之義子以母貴母以子貴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不以家事辭王事指不勝屈其尊春秋至矣然皆引傳而不引經文其所謂春秋義似別爲一書而與今所尊之經文渺不相屬者此乃至奇宜究心之事否則其會盟朝聘誠爲斷爛朝報無義可稱何足尊重前有孟子公羊後有董子劉向兩漢諸儒證據繁確至爲可信若不信諸儒則不信孟子可也若以孟子可信學春秋者第一當知孔子所作春秋爲春秋之義別爲一書而非今春秋會盟征伐一萬六千四百四十六字史文之書也獨抱今會盟征伐一萬六千四百四十六字之書則爲抱古魯史而非抱孔子之遺經矣買櫝還珠得筌忘魚史存則經亡矣凡史記漢書引春秋義者可條証焉

春秋之義傳以口說而不傳在文字考

漢書藝文志春秋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者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劉歆移太常博士文謂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蓋春秋爲孔子改制所託升平太平並陳有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故口授而不書見七十子傳之後學故許慎謂師師口口相傳而劉歆改國語爲僞左傳以攻口說謂博士不信古傳記而信末師之口說可見漢時全國講誦皆口說而已故何休謂講誦師言至於百萬苟非七十子後學確有口傳安得舉漢世學者愚蔽至此故不知春秋傳在口說者孔子之微言大義皆已滅絕僅據春秋一萬六千四百四十六字之文以爲據事直書善惡自見是魯之春秋眞爲斷爛朝報而與孔子作經制義渺不相關矣故學春秋者第一當知春秋之大義傳在口說而不傳在文字凡史記兩漢書五經異義言口說者可條証之

春秋義之口說傳在公穀考

漢書藝文志及末世口說流傳則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鄒夾他不見疑劉歆偽附會然無論真偽春秋之義在口說口說傳公穀徧於漢世之學官誦於弟子被於天下今公羊穀梁二傳猶在則孔子春秋之口授大義在公穀二傳至可信據矣故學春秋者當知公穀爲口傳孔子春秋義之書凡公穀之大義如謹始大一統大居正王者無外之大義數百當條考之

公穀以義附經文有同經同義同經異義異經同義而舍經文傳大義則其口說皆同考而隱桓宣公成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昭公義則其口說皆同考而隱桓宣公成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昭公公羊曹世子來朝傳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不知其在曹與在齊與此文至奇其傳大書特書稱爲春秋者不以今經文年月日會盟征伐一萬六千四百四十六字之春秋爲春秋而別有所傳別有所見之春秋本有譏父老子代從政七字則今一萬六千

四百四十六字之春秋無此文也且今一萬六千四百四十六字經文皆記事無發義者體裁亦不類則知春秋真有口傳別本專發義者孟子所謂其義則丘竊取之公羊所謂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指此也惟孔子雖明定此義而以爲發之空言不如託之行事之博深切明故分綴各義附入春秋史文特筆削之以爲記號惟口傳者輾轉久之漸有誤亂故公羊先師於傳春秋義譏父老子代從政一條已忘其所繫之史文矣其繫曹世子來朝之條耶抑繫在齊世子光盟于戲之條耶公羊先師篤謹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云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不知其在曹與在齊與可證春秋義之別爲一本而又分條繫於史文如今撰電報密碼者撰成一一要言密繫於各碼字中任附何字碼皆可以互對而知之惟密碼偶有破損則不知要言繫在何字碼矣故他家或繫於經文仍叔之子來聘條下亦無不可其要在明父老子不得代從

政之大義耳此孔子所竊取也若曹世子來朝齊世子光盟于戲仍叔之子來聘皆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也斷爛朝報無關要旨可勿理也試舍一萬六千四百四十六字之史文徒摘公穀之口傳大義則無一不同特附史文時有同異耳此猶同記要言而各編電報字碼字碼雖異而要言無殊也一部春秋之義可以此通之吾讀公羊此條乃大解徹何君墨守公羊而攻穀梁爲廢疾蓋猶未明密碼之故泥守所傳之電碼以爲眞傳而不知穀梁所傳之電碼亦是眞傳也遂使劉歆賈逵緣隙奮筆以公穀一家而鵠蚌相持遂致僞左爲漁人得利豈非先師墨守太過敗績失據哉今學春秋者第一最要當知孔子春秋義雖爲一書而分條繫於史文中各家條繫時有異同其繫事文無關宏旨惟傳大義同一發明若通此例春秋義自大光明發現矣若不通此猶是雲埋古道不得見廬山眞面目也凡公穀二傳同經同義考同

經異義考異經同義考可條証之

春秋口說公穀只傳大義其非常之微言傳在公羊家董仲舒何休考

史遷稱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孟子稱春秋爲天子之事今公穀二傳所傳大義僅二百餘條則其指數千安在且亦未見爲天子之事也董子醕儒爲公羊學而所稱春秋非常異義多出公羊外與胡毋生之傳於何休全合與穀梁家之劉向亦合與孟子合董子豈杜撰者哉何君亦豈及此哉蓋皆七十子後學口傳於孔子故自然相合爾其傳春秋改制當新王繼周之義乃見孔子爲教主之証尤要者據亂升平太平三世之義幸賴董何傳之口說之未絕今得一線之僅明者此乎今治大地升平太平之世孔子之道猶能範圍之若無董何口說之傳則布於諸經率多據亂之義孔子之道不能通於新世矣今人聞升平太平之義猶尙驚怪

況在孔子之世故必不能筆之於書惟有傳之於口乃至公穀先師寫傳亦只能將其據亂大義寫之其升平太平異義實爲非常可怪不能寫出也亦只得口傳弟子故見於董何極詳而公穀反若無之夫以升平太平之異義範圍後世非聖者不能作之豈漢諸儒之篤謹能爲之哉蓋董何時孔道益光大故又不妨將所傳口說稍寫出之也試觀後世之攻公穀者曰公羊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穀梁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此范甯述漢晉以來儒先之公論也范甯又曰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既不俱當擇善而從得不據理以通經乎凡其所持皆據亂之義也孔子立法豈爲一時無論湯武順人不使一人肆於民上若今美法之總統瑞士之議長豈有君臣更何廢立豈有神器更

何闕盜若以范甯之倫聞之不止驚爲傷教害義而已三世之理相反而適時各當范甯及宋儒之倫不識理而何據乎彼所據理不過據亂之一理而已彼能得理之至當而駁傳以通經則人人能代孔子爲教主而不勞孔子制春秋之義矣然在據亂世而陳太平之義當無不以爲大逆不道者反於人心則人不從然則孔子及公穀先師蘊此異義萬無寫出成書之理除口傳外更無別法矣其相傳爲貶損當世大人有勢者而不書見猶非孔門本意所在也然以口說無明文故雖以兩漢全國講誦之經竟爲劉歆僞左傳所攻倒至於晉亂公穀有書無師口說遂亡後人皆不知教主改制據亂升平太平之義中國輕視董何之說不知爲孔子微言甚且怪之無人傳習於是中國之治教遂以據亂終絕流斷港無由入於升平太平之域則不明董何爲孔子口說之故也學春秋者尤當知董子繁露何休注多爲孔子口說七十子後學輟

轉傳之雖有微誤而宗廟百官之美富可見大端當一一理會尊重發明之否則雖抱公穀傳文其於春秋猶欲入而閉之門耳董何傳口說與穀梁及劉向學說全合考

董何傳公羊董難江公何作廢疾若水火然試舍棄所繫之經文但述大義則董何與穀梁無不合者可一一條証之以明口說之真蓋同出於孔門後學故莫不同條共貫也故學春秋者當知董何傳口說與穀梁及劉向學說全合則於春秋四通六闢無所窒礙矣

春秋有魯史之不修春秋及孔子筆削已修之春秋考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司馬遷曰因魯史而修春秋孔子春秋確以魯史爲底本而加筆削古今定義無有異辭至劉歆僞改國語爲左傳於是其後學杜預之流乃謂春秋直書其事善惡自見是直欲攻倒

筆削之義矣卽三傳平列褒貶之筆實難盡攻亦可言人人殊各自推求或且束三傳於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矣蓋魯史之原文旣不可考則孔子之筆削亦無從定其孰真尊之則隨意推求謂爲褒貶但以爲尊王攘狄而已輕之則以爲斷爛朝報廢於學官與三傳同束高閣而春秋滅矣如論天神之有無而無一人能升天觀驗之則聽人所說無不可也惟莊七年經文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公羊傳曰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不修春秋卽魯之春秋也君子修之卽孔子筆削之春秋也據此傳乎則謂春秋只有直書而無筆削不辨自闕矣且公羊傳稱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則是

不修春秋之魯史原文尙存公羊先師猶得親見其本特與孔子筆削之春秋寫本兩兩對校而知星實如雨四字爲孔子所修古今羣書無人見魯史之不修春秋原本者惟公羊有此文吾由此

推悟乃知公羊所言何以書何以不書有名無名或詳或略有日月無日月皆校魯史不修春秋而知之盛之魯史原文爲成齊仲孫之魯史原文爲慶父仲遂之魯史原文爲公孫遂莒人滅郕之魯史原文爲立外孫而非滅元年正月之魯史原文爲一年一月天王之魯史原文無天虞師晉師滅夏陽之魯史原文爲晉師假道於虞皆校魯史不修春秋原本而知之惟其兩本互校故書不書瞭然備見而書不書之或詳或略或削或存或有日月或無日月或名或不名皆大義微言之所條繫故筆削如電報密碼之編輯然又非若編電報密碼之無義也於筆削之中卽明大義若天王狩于河陽梁亡鄭棄其師宋督弑其君楚世子商臣弑其君衮鉞森然帝網重重光明四照圓滿無漏而實又別繫微言也故董子曰春秋微密而難知也以其頭頭是道太繁太密也及魯史原本旣逸口說又亡歧途易失迷道難出而僞左直書之說又亂之

於是筆削之跡不可見而徒供聚訟矣至於聚訟則真僞不分是非莫定終則同歸於盡而孔子之春秋掃地盡滅不獨孔子口說之微言大義滅乃至孔子筆削已修之春秋亦滅二千年所傳者僅爲一不魯史不孔子之一萬六千四百四十六字斷爛朝報而已豈不哀哉吾讀公羊至不修春秋曰君子修之曰乃悟公羊先師親見兩本之文公羊穀梁董何之口說亦具聞筆削之條繫吾今據公羊穀梁董何書不書曷以書曷以日月不日月名不名遂如見孔子筆削原本乃條條字字推之於是二千年後煥然如親讀孔子筆削原文真蹟光明一旦發露豈非古今絕異之大幸事哉雖二傳多無說者失墜幾三之一夫春秋之旨數千今所收拾泰山一毫芒耳而幸公穀董何諸先師口說尙傳遺文未泯予小子得推拾先聖墜文於古學僞亂諸儒聚訟之後閱世綿祀二千年之遠亦中國未有之事矣嗟夫此豈予小子所能哉皆公穀董

何先師之遺說也天不滅先聖之道將光大於大地不能終泯其真假予小子而牖其明耳故學春秋者第一當知春秋有魯史之不修春秋有孔子筆削已修之春秋二本而公羊先師親見二本互校而分別書不書也不知此乎則欲學春秋而閉其門也

結序

春秋有四本

一魯史原文不修之春秋

孟子所見魯之春秋公羊所見不修春秋是也今佚可於公穀書不書推得之

一孔子筆削已修之春秋

世所傳春秋一萬六千四百四十六字者是也

以上二本皆文

一孔子口說之春秋義

公穀傳之

一孔子口說之春秋微言

公羊家之董仲舒何休傳之

以上二本皆無文而口說傳授者

今以公羊穀梁董仲舒何休所稱書不書而推書魯史不修春

秋原文以墨寫在先存爲史文案藁以公羊穀梁董何所稱書不書而推出孔子筆削已修之春秋以硃筆寫改於墨字旁後以明筆削之真蹟俾一覽如見孔子修春秋原本以公穀董何劉向所傳微言大義合輯之於是孔子作春秋之微言大義乃略發明而教主改制升平太平之義亦可一一而推之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書者文之可見者也言者口說之可傳者也今雖據什一於千百未能見聖人大道之全然亦粗得其大概矣若夫聖人之意不可見者在升平太平之條理耶公羊曰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中庸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則在於補衍升平太平之條理者乎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述先聖之至仁撥亂世除民患而極樂之至於大同其在斯耶其在斯耶此非今編輯所及也門人好學與我斯文其校讎補闕者順德麥孟華南海黃通也通尤勤矣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發凡終

門人高要陳煥章再校
門人東莞張伯楨覆校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卷一

隱公

名息姑周平王四十九年即位

南海康有爲更生學

一年春一月公即位

一年春一月公即位

元年春王正月

何以知不修春秋原文爲一也繁露曰春秋變一爲元何休曰變一爲元故知元者孔子所筆改也何以孔子改一爲元何君述微言曰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易曰大哉乾元乃統天董仲舒曰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又曰太極生兩儀春秋緯太一含元布精乃生陰陽蓋天地之本皆運於氣孔子以天地爲空中細物況天子乎故推本於元以統乎天爲萬物本終始天地本所從來窮極混茫如一核而含枝葉之體一卵而

具元黃之象而核卵之始又有本焉無臭無聲至大至奧孔子發此大理託之春秋第一字故改一爲元焉此第一義也老子所謂道婆羅門所謂大梵天王耶教所謂耶和華近之而不如言元統天之精也何休述微言曰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孔子以天下皆宜定於一故屬萬物於天元亦屬億兆於人元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謂之王此聖人教主爲天下所歸往者乃能當此王者乃可改元立號以統天下此第二義也諸侯各君其國皆建元故漢王侯有改元者今漢碑趙王上壽爲趙二十一年是也自董子發明春秋一統之義自是惟帝者得建元然今地球各國又紛紛矣不獨考說繁難物理無不宜於一者各國將何所從故歸之於教主孔子凡言王者非謂其位也王往也天下不往則爲獨夫天下歸往則爲王者莊子天下篇論墨子其道大轂使人憂使人悲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言民畏苦而不歸之

墨子不能王天下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以天下歸王孔子故謂孔子爲王也

何休述義曰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孔子本無君位而生於魯但託魯之春秋以成一王法故託魯隱之元年卽位爲春秋新王之卽位也董子繁露三代改制篇言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又曰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又曰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玉杯篇故孔子立新王之道俞序篇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可見此爲春秋大義何休述微言曰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此又一義也由斯言之不能繼天奉元養成萬物者是天不子萬物不往不得爲王者矣凡此開宗明義皆天人大端炎炎如此何以知王字爲孔子所增而不修春秋無之孔子刪詩四始皆稱文王述書二典首稱堯舜孟子述孔子亦稱堯舜文王蓋文王爲

君主之聖堯舜爲民主之聖撥亂則爲文王太平則爲堯舜故孔子首託於文王而終於堯舜此一義也
公羊述微言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何休述微言曰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言諡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法生不法死此爲生文王而非死文王則孔子也此文王蓋謂文明之王故以爲非諡也與後王共之者百世之後王皆奉其制法故爲百世公共之王也太古中古皆當亂世爭殺無道去禽獸不遠孔子改制撥亂之後乃爲人道故以爲人道之始也論語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孔子自命之辭可見孔子爲文明之王也故王愆期曰文王孔子也此又一義也孔子以人世宜由草昧而曰進於文明故孔子曰以進化爲義以文明爲主故論語曰天之未喪斯文也故知天下之歸法孔子歸於此文也此又一義也以舉此數義故

增王字以託此數義若魯自紀一國與王無關不必書王於一月上也公羊傳述義曰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休述微言曰王者受命布政施教所制月也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法物見色尙黑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法物牙色尙白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法物萌色尙赤孔子以大命無常王者受命不一故爲三正以待其變通故於正上加王字而託此義也

何以知不修春秋爲一月而正月爲孔子所改也董子繁露述微言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統正其餘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未應正內而外應動作舉錯靡不變化隨從可謂法正也何君述微言曰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卽位

以諸侯之卽位正境內之治孔子重正故尤在正始故改一月爲正月也何以知年春月三字皆不修春秋原文也以魯史以春秋爲名自是編年之書必有紀時紀月故知其爲原文也不修春秋原文年月時之敘雖不可考而以鐘鼎款識考之則中國文法向皆以大統小孔子筆削其敘又託一大義曰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卽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卽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爲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繫此孔子所以治天治王治君治人之大義託此而記之穀梁之傳義極少但得謹始一義然亦孔子大義也

公羊傳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何述口說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

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此爲孔子非常大義孟子曰定于一易曰乃統天蓋明一切事物繁雜而無不歸於一統諸國競爭必歸於一諸教競爭必歸於一政教分歧必歸於一公侯者君主之名自人及山川草木昆蟲無所不統卽印度所謂三界衆生也爲政教之始是政教合一而爲教主有血氣莫不尊親也春秋開宗之大義非孔子孰能當之

何以知不修春秋有公卽位而孔子刪之也以下諸公皆書公卽位故知此亦必有公卽位也孔子何以削之孔子改制有德無位但以撥亂故不得已定一王之法以治天下萬世而實無位可卽故削以見意又孟子言孔子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能以朝諸侯有天下故楚子西疑其門皆將相之才而沮書社之封不知孔子之識固將爲元以統諸天天猶爲一細物而統之何況於天中而有地小之小者又於地中而割據爲一國又小之極小者道堯舜

於戴晉人之前猶一映也況孔子之舍元吐精者乎特以斯人是與撥亂救弊之道既不行不得已而託之空文以治後世故謂之素王猶佛所謂法王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豈有舍元天之高遠而竊人王之空名者乎是舍元軒而盜敝駟也家人筐篋之見鴟梟腐鼠之貪何足與論神聖之德鴻鸞之高哉何以託於隱公也以隱公有讓國之德不欲卽位故託始焉孔子貴讓故書託堯舜詩託文王春秋託隱公皆是義也司馬遷作史記紹述之故于世家首太伯列傳首伯夷

以上皆春秋之微言託筆削數字爲記號以傳之專明非常之義與春秋時事全不相關涉者也元年春王正月不過如算學四元法之天地人物代數之甲乙子丑而已取其簡而易代董子所謂微而難知以此若得其微言之旨則此數字者皆記號代數之字得魚而忘筌可也自劉歆以左傳攻公羊後陸德明

所謂公羊有書無師口說不傳孔子微言遂絕矣劉歆以周平王代文王於是僞左行而天下不知師說宋孫明復之流嚮壁虛造一部春秋之義但識尊人王而已則是屠伯武夫幸以武力定天下如秦始隋煬之流暴民抑壓亦宜尊守之乎其悖聖而害道甚矣

筆削之春秋又有大義焉公羊所謂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穀梁所傳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己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此孔子託於春秋時事而發大義與天下共傳之其說較微言爲顯淺故二傳多傳此類然仍是改制之說故有口說而無竹帛焉公羊出於戰國時將此附於時事之淺者寫出竹帛而深者尙只傳口說故微言大義略分爲二種也後世並二傳而束之高閣獨抱遺經則

與不修春秋無異矣只有其文而無其義則與孔子無與故據此推之春秋有三部一不修之春秋也只有史文及齊桓晉文之事而無義焉此魯史之原文也一孔子已修之春秋也因其文而筆削之因文以見義焉此大義之春秋也公穀多傳之一代數之春秋也但以其文爲微言大義之記號而與時事絕無關此微言之春秋也公羊家董何所傳爲多而失絕者蓋不知凡幾矣此二部皆出於孔子之傳本無分別但義有淺深出有先後故略分之若春秋所以可尊者則在微言矣自劉歆作左傳以攻公穀後二傳遂束高閣後儒獨抱遺經究其終始則大義微言盡失僅餘筆削數字足以咀嚼餘則魯史原文聽人附會王安石以爲斷爛朝報可爲有識此則非孔子之春秋又非魯史之春秋當別爲一部今不算焉學者別白此四種之春秋但言文與事者之二者爲謬有大義微言之二種爲真辨此然後孔子之道春秋之學有可入焉

三月口口公會邾婁子盟于昧

三月口口公會邾婁子盟于昧 穀梁無婁字

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

何以知魯史有日也穀梁傳曰不日其盟渝也孔子惡渝盟欲發戒渝盟之義故削日於此記此義焉穀梁子親見不修春秋故知之下倣此何以知魯史爲會也公羊傳曰曷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此爲小國非不得已原文必非暨字則必會字也穀梁曰及者何內爲志焉爾公羊亦以爲我欲之故知及字爲孔子所筆改也何以知魯史爲子也穀梁傳曰其不言邾子何也故知原文爲邾子改而字之曰儀父孔子之特筆也公羊傳曰曷爲稱字褒之也曷爲褒之爲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衆矣曷爲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爲可褒奈何漸進也何氏述微言曰去惡就善曰進譬若隱公受命而王諸侯有

倡始先歸之者當進而封之以率其後不言先者亦爲所褒者法
明當積漸深知聖德灼然之後乃往不可造次陷於不義蓋孔子
專主人物進化之義故於五始之後卽發此有聖王出其道教尤
善者則各有權力貴勢之人皆當歸從之故託於邾子以見義凡
先從聖王者皆當褒而字之封而進之有土嘉之曰褒無土建國
曰封惟恐人之妄從故又言當灼然聖德乃可從否則造次妄從
則陷於非義也從者卽褒乎亦非也特褒先從者之有識耳此亦
託始之義與會盟之事無關故曰與公盟者衆矣曷爲獨褒乎此
因其先從而褒之也

董子繁露曰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故凡春秋之說皆託以立義當
觀其通魯非天下而託爲天下隱公非王而託爲王隱公非受命
王而託爲受命王皆假託以立義萬不可泥如佛法然是名說法
是無說法蓋聖人聰明睿智言近而指遠言近使人易知指遠故

範圍甚大必知孔子言王而不泥於王言侯國而不泥於國乃可
如今英俄德法美大國也晉齊楚秦之比葡萄牙荷蘭連墨比利
時瑞士瑞典小國也滕薛許曹之比奧意西班牙日本次國也鄭
衛陳蔡之比羅馬教王突厥主波斯主爲回教王俄羅斯主皆兼
教主二王之後也杞宋之比春秋紂杞故宋革除已過之政教也
尊其名號爲公今各國有帝號者重存教主之後也南美非洲黑
人紅番教化未開者赤狄白狄之比高麗暹羅阿富汗等國邾莒
僻陋在夷之比安南印度歸英法保護魯附庸須勾嶺與之比大
夫主會盟征伐今各國總理大臣之比大會大公司大農大商之
總辦亦大夫也其分辨諸人亦士也有其實不必泥其名爵印度
非洲諸君長潞子之比其中滅國數十亦如近者緬甸馬達加斯
加突尼斯之比餘可類推董子曰春秋之義得一端而多連之見
一空而博貫之則天下盡矣故必知春秋多況是而後可明春秋

也若如後儒劉敞之流辨魯隱之非王考滕薛之非侯如此淺說
兒童所知豈董何不知則所謂膠柱鼓瑟刻舟求劍飛者已翔於
寥廓而羅者猶守夫藪澤則癡人前不可與說夢矣

夏五月鄭伯殺其弟段

夏五月鄭伯殺其弟段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何以知魯史作殺也公羊傳大義曰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
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蓋公
羊先師見魯史原文爲殺故知之孔子筆改爲克者惡鄭莊公之
殺弟而大其惡也穀梁謂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此一義
責兄之殺弟何以知魯史作其弟也公羊傳曰何以不稱弟當國
也穀梁曰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段失子弟之道
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以知原文無地公羊傳曰其地何當國也

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
外亦不地也孔子惡段之欲當國爲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民
上所以惡段之逆故知于鄆二字孔子所增也段如國然故不易
殺而用力克之此一義惡弟之逆而欲爲君克之一字兼數義如
此貶兄之惡貶弟之逆一字真嚴於斧鉞此附於文與事而爲大
義者也穀梁傳緩追逸賊親親之道此又孔子處置之大義

秋七月王使宰咺來歸惠公及夫人仲子之賵

秋七月王使宰咺來歸惠公及夫人仲子之賵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何以知魯史無天字而孔子加之以周時羣書皆稱王知之孔子
獨加天字者春秋既託王於魯爲人王矣則周王何以位之故尊
之爲天歸之無聲無臭而以人代天工也時周但以名義統天下
孔子又以明人主當如天之不言無爲而以其事任委之於人然

後立於無過之地者也蓋亂世之法人王總攬事權升平之世人主垂拱無爲太平之世一切平等貶及天子無王可言此爲升平世言之故立君民共主之治體而稱天王也

何以知魯史有及夫人三字公羊傳曰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故知之穀梁曰贈人之母則可贈人之妾則不可孔子之大義無以妾爲妻故削夫人二字公羊傳曰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故削去及字以明嫡妾之分既不得僭稱夫人亦不得贈之贈者亦不得兼致其禮又不得於既葬後爲不及事之禮皆託此以發之公羊以仲子爲桓公母穀梁以仲子爲惠公母孝公妾二說不同以僖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祔言之則穀梁爲長所謂妾不得體君母以子氏又傳稱常之母是也然春秋重義不重事無論爲桓母惠母要皆不得稱夫人不得贈斯爲孔子大義公羊之母以子貴則夏道親親之一

統非春秋之制也

董子曰春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故春秋無達辭此但以明天王之義又以明妾母不得稱夫人不得贈之義各不相蒙不必合以難之

秋九月口口口口及宋人盟于宿

秋九月口口口口及宋人盟于宿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何以知魯史有時何君曰微者盟例時不能專正故責略之蓋孔子削之何以知魯史有日也穀梁傳曰卑者之盟不日故知原文有日而孔子削之何以知魯史有名也公羊傳曰孰及之內之微者也何休曰微者謂士不名者略微也故知孔子削之何君述微言曰大者正小者治近者說遠者來是以春秋上刺王公下譏卿大夫而逮士庶人隱公賢君雖使微者有可采取故錄也蓋大國

如宋小國如宿皆來盟繼邾婁而漸進文明之化雖來人甚微不足稱名而其事可錄也蓋託此明大正小治近說遠來之義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奔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奔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何以知魯史有奔而孔子削之也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爲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孔子削奔字何君述微言曰王者以天下爲家無絕義孔子之削奔字以託王者無外天下爲家之義也此爲大同太平世之義何又述微言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肖於位至於君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稷之所以危亡故皆錄之吾出亡英日而所至諸報大書亦此義也何君又述微言曰錄所奔者爲受義者明當受賢者不當受惡人又一義也今萬國公法受公事犯不受私事犯亦此義春秋

爲文數萬其旨數千每經一字皆合數義後仿此

穀梁以來奔爲來朝謂宴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東脩之內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今各國公卿遊歷外國者非奉國書不見其國主義亦略同但不知記在何經先師口口相傳展轉有誤故致公穀不同春秋如此者甚多其詳見公穀同經異義考異經同義考要之無論在何經皆爲孔子據亂之大義也

口口公子益師卒

口口公子益師卒

公子益師卒

何以知魯史有日而孔子削之也公羊傳曰何以不日遠也穀梁曰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二義不同而皆有日則一也公羊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董子繁露楚莊王篇曰春秋

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
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於所見
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所傳聞殺其恩何君述微言曰所見者
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
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
深淺於所見之世恩已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
之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於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大夫卒
無罪者日錄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孫得臣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
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公子益師無
駭卒是也董子所謂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疎疎之義何君述大義
曰君敬臣則臣自重君愛臣則臣自盡何君又述微言曰於所傳
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尙麤犷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
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

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
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至所見之世見治太平夷
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
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
天數備足著治法式此三世之大義該括春秋全經發揚孔子非
常異義通變宜民之道以持世運於無窮在此矣董子曰春秋無
通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仁人又曰春秋之辭多所況是又曰其
辭體天之微故難知也弗能察寂若無能察之無物不在尸子曰
孔子本仁蓋孔子之道無定但以仁民爲主而各因其時世以施
之至其窮則又變中庸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
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又曰觀其會
通以行其典禮孔子譬如醫生多備數方以待病變而服之無一
定之法也惟其先後之序因時出之孔子生於亂世故春秋爲撥

亂而作治起於衰亂之中治法不能不粗譬待野人不能遽治以君子之節待嬰兒不能遽接以成人之禮如今中國之待生番苗獠非洲黑人美洲烟剪豈能遽以美國之文明法律之寬大施之只能除其殘殺定以人倫導以讀書識字算數教以宮室飲食几席之粗而已每變一世則愈進於仁仁必去其抑壓之力令人人自立而平等故曰升平至太平則人人平等人人自立遠近大小若一仁之至也此如土耳其波斯印度則日教以西歐之法度漸去其生民之壓力而升之於平而美國之文明已至升平者亦當日求進化乃能至太平也此三世者同時並見則如苗獠番黎非洲黑人爲據亂之亂世土耳其波斯印度爲據亂之升平而美國已至據亂之太平故一世中有三世焉將來人種既合地球既一終有未盡進化之人種故至太平世亦有太平世之據亂太平世之太平焉故三世可重爲九世中庸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

矣乎必有三重之法而後變通而無弊也由九世可變通之至八十一世由八十一世可推至無量數不可思議之世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書者六經也言者微言也意者聖意也聖言有盡而聖意則無窮也故不獨所謂所見所聞所傳聞十二公者皆況是之言況是者譬喻之意卽所云書惡之大小離會之內外小國之大夫夷狄之進爵譏二名之義亦皆譬況之旨立仁與平之差等耳遠近大小若一則中國之苗獠黎洞臺灣之生番南洋之巫來由美洲之紅皮土番日本之蝦夷非洲之黑人皆變種加智一切與歐美齊同人皆性善無復有惡濁之事無可譏者故所譏者惟二名之瑣瑣亦譏之二名者亦以人名爲況是而凡一切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律度量衡同無有二者乃太平之法也然此尙爲太平之據亂若太平之太平尙不止此也譬如吾中國二千年政治學問皆自治其國卽大秦歐美之文明仍復外之豈非內其國

而外諸夏之理乎學人皆知中國之掌故而於外國甚疎豈非先詳內乎於英俄德法美日諸大國則考記之於瑞典璉墨等小國則略之至於非洲各國則若不知焉豈非錄大略小乎廿四史小惡必載而萬國之史僅知大事非所謂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乎歐洲大國之相則知之小國則不知非所謂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乎廿四史於君臣相見人羣會合則詳之於各國則不詳非所謂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乎今歐美諸國數有盟會自行萬國公法而不同公法者則外之彼亦所謂內諸夏而外夷狄也歐美各國於萬國交際皆考載詳謹非所謂外離會書乎雖德國諸小國南美澳洲諸國貴人使者往來亦考載綦詳非所謂小國有大夫乎非洲諸國王見於英德法美之主近者波國總統居拔牙滅於英而游於法非所謂晉侯會狄於攢函邾婁鼻我來奔乎春秋無達辭隨變而移者此也我國從前尙守孔子據亂之法爲據亂

之世然守舊太久積久生弊積壓既甚民困極矣今當進至升平君與臣不隔絕而漸平貴與賤不隔絕而漸平男與女不壓抑而漸平良與奴不分別而漸平人人求自主而漸平人人求自立而漸平人人求自由而漸平其他一切進化之法以求進此世運者皆今日所當有事也此董子所謂以奉仁人雖以據亂之法不同乃正以拯其弊子思所謂並行而不悖若守舊法泥古昔以爲孔子之道盡據亂而止是逆天虐民而實悖乎孔子者也春秋三世之法與禮運小康大同之義同眞孔子學之骨髓也孔子當亂世之時故爲據亂小康之制多於大同太平則曰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可見孔子之志實在大同太平其據亂小康之制不得已耳今見於羣經者其說甚多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小康據亂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大同太平也善人勝殘去殺據亂也王者必世後仁升平也子路車馬輕裘與朋友共顏子無伐善無施勞孔子

老安少懷皆言大同也弟子後學各傳口說甚多公羊家尤發明之若無偽古學之變公羊不微則魏晉十六國之時即可進至升平則今或至太平久矣自劉歆作左傳攻公羊而微言絕陸德明謂公羊有書無師於是三世之義滅絕衰息至今二千年即有主公羊者亦拘牽其例未離於文與事之間安能窺孔道之廣大深遠哉嗚呼若非何君傳此微言則孔子之道滅矣人人皆安於據亂之成說蔽其所習毀所未見以困生民觀於大地列國之變而日新進而愈上而中國忽諸不能不歎息痛恨於賊歆之作偽而禍我二千年之中國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此條不知有筆削否何君述微言曰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穀梁亦曰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戎危公也二傳同蓋兩君相見言動少失即有禍敗皆重會事

而尤爲虛內恃外者危之也何君又述大義曰諸侯非朝時不踰竟春秋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又述大義曰王者不治夷狄蓋據亂所治狹小地有不臣化有不及也此口說皆託此經而發之然則因魯史之原文而託微言亦有之固知春秋重大義微言而不在其筆削與否也

夏莒人得向而不居

夏莒人得向而不居

夏五月莒人入向

何以知魯史無五月而孔子增之何君曰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故知五月爲孔子所增也何以知魯史原文爲得而不居公羊傳曰入者何得而不居也穀梁傳曰內弗受也故孔子筆削之曰入以明得國當以得人心爲主若不得人心雖得人國必不能居若不得人心只可名之曰入不可名之曰得也近事若德人入法巴黎

同何氏述微言曰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外內深淺皆舉之者因重
兵害衆兵動則怨結構禍更相報償伏尸流血無已時故莒人入
向之事與魯無與而孔子書之者誠深惡之也

展無駭帥師滅極

展無駭帥師滅極駭穀梁作倅

無駭帥師入極

何以知魯史有展也公羊傳曰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
曷爲貶疾始滅也穀梁傳曰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二傳同義故
知孔子削之以著滅國之罪何以知魯史爲滅也公羊曰此滅也
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孔子至仁滅國則絕人種類隸人臣民故
爲大惡道在興滅國繼絕世何有於滅人之國乎公羊傳曰始滅
放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
春秋之始也春秋者蓋孔子一王之法故託惡滅國之義於此此

附文與事而筆削之以見大義之最明者春秋之義未明者著之
已明者不復著也此經既明此義後經當別發他義矣後仿此

秋八月公及戎盟于唐

秋八月公及戎盟于唐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無傳何以知魯史無日爲孔子所增也何君述微言曰後不相犯
日者爲後背隱而善桓能自復爲唐之盟

九月紀夫人使履緌來逆婦

九月紀夫人使履緌來逆婦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何以知魯史有夫人使也公羊傳曰紀履緌者何紀大夫也何以
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
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

日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以此知原文有夫人使三字孔子以婦不通外事而削之此一義也又發明婚禮不稱主人而稱父兄師友所以遠嫌也至辭窮亦可稱主人凡發兩大義亂世夫婦不別故孔子重之此據亂之制故別嫌明微不可以例升平太平世也平世則男女平等母與主人皆可稱矣公羊傳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放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春秋一王之法先正夫婦而婚禮下達男先乎女此孔子著男女平等之義力反亂世之壓抑也穀梁亦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孔子制禮士婚禮有親迎之儀詩譏侯著皆同此義孔子託此經以明之口說皆同若如左傳卿爲君逆則嫁娶之事何關大旨孔子記二百四十二年事經文一萬六千四百四十六字惜墨如金何暇記此瑣事哉何以知原文爲婦而孔子改爲女也公羊傳曰女在其

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春秋爲魯史只得稱女不得稱婦與夫人也

冬十月伯姬嫁于紀

冬十月伯姬嫁于紀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何以知魯史爲嫁也公羊穀梁傳曰婦人謂嫁曰歸故知孔子所改也孔子生當中古亂世女弱當有男子爲依而夫婦之道又不明故孔子重之著義爲歸今美國女子自立尙從夫姓以爲歸尙如此然此爲據亂之法若太平世則人人自立兩兩相交如國際然則不得謂之歸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何君曰無聞者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

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故有所失也由此言之公羊家凡無所親聞者不敢附會一字則其餘所聞口說之確亦可尊信矣蓋口耳相傳經歷數師必多遺失據此推之則孔子口說之所失多矣非常異義拾萬一於遺墜能不寶諸穀梁曰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則皆傳聞之詞不知確否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口口月口口葬我夫人口子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口口月口口葬我夫人口子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魯史原文無考惟原文必書葬而孔子削之公羊傳曰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惟公羊以爲隱母穀梁以爲隱妻隱不書葬故夫人不書葬母從子妻從夫其義一也

鄭人伐衛

無傳何君述義曰書者與入向同侵伐圍入例皆時

三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三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穀梁傳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有食之者內於日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

何以知魯史無王字而孔子加之也何君述微言曰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

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董子繁露三代
改制篇曰三代改正必以三統逆數三而復蓋天命無常唯命是
德慶故春秋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尙黑紬夏親周故宋詩著魯
頌周頌商頌亦通三統之義忠質文遞嬗子丑寅相承皆以法久
生弊通變宜民也今中國建寅歐美各國建子俄建丑地球大概
不能出三正所謂並行不悖錯行代明此孔道所以大也三統之
說徧見羣經甚多吾別有三統考然三統亦不過據亂世一世之
法其升平太平亦各有三統也讀春秋當知其意夏殷周亦孔子
所託不必泥此孔子微言後世篤守一法者亦可以推矣

三月庚戌王口口崩口口月口口葬平王

三月庚戌王口口崩口口月口口葬平王

三月庚戌天王崩

孔子王魯推周王於天已見前說故知魯史無天字公羊傳曰何

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
不得必其時也孔子特發此義故削葬文崩字疑亦孔子筆削然
魯史原文無可考也公羊曰曷爲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侯
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此孔子法穀梁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
崩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論語曰惟天爲大民無能名孔子
立君民共主之法推周王於天故不名之則魯史有名而孔子削
之以見大上不名之義

夏四月辛卯尹口卒

夏四月辛卯尹口卒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何以知魯史無氏而爲孔子所筆改也公羊傳曰尹氏者何天子
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譏世卿世卿非禮也何君述微言曰禮公
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春秋之世魯三桓鄭七穆晉六卿齊則

國高楚則屈薦皆世爲大夫無有選賢者蓋自三代皆貴族世界苟非世族則德如顏曾亦不得位孔子以爲位者所以治政安民非一人一家所能私也故立選舉之法取於郊民去世官之制先譏世卿王制曰大夫不世孟子曰士無世官皆此義也國位皆天下之公非人所可私故凡世者皆非孔子之意故禮運大同之法曰天下爲公選賢與能刪書首堯舜美其讓賢而不私子也但一時不能遽行此制此據亂也先譏大夫之世及升平世刺諸侯之世至太平之世貶天子之世亦以漸而進也自漢後選孝廉茂才爲吏至公卿至於今日皆無世卿此已行孔子撥亂之法矣孔子特發此大義託尹氏而明之不然卒者必有人如劉卷卒之類氏者一族之義安有舉族同日卒者乎可見孔子改此字以託此大義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故以氏字代名也何君述微言曰見譏於卒者亦不可造次無故驅逐必因其過卒絕之明君案見勞授賞

則衆譽不能進無功案見惡行誅則衆譏不能退無罪此見裁世卿之法妄去則得罪巨室而生變當因其卒而去其世襲則事易行而無患也此又聖人深思遠慮之術又因卒字而明斯義穀梁曰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爲魯主故隱而卒之公羊同義此又見人道相接宜有恩禮而不忘之一經兼數義故春秋之爲書義密而旨深也

秋七月王使武口來求賻

秋七月王使武口來求賻

秋武氏子來求賻

何以知魯史不作氏子而孔子改之公羊傳曰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穀梁曰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二傳同何君述微言曰時雖世大夫緣孝子之心不忍便當父位故順古先試一年乃命於宗廟武氏子

父新死未命而便爲大夫薄父子之恩故稱氏言子以譏之先試
一年乃命此孔子以世卿不能卽除故不得已立此法借武氏以
明之又譏薄父子之恩又一義也何以知魯史有王使二字而孔
子削之穀梁傳曰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公羊傳曰當喪未君何
君曰當喪謂天子未君者未三年未可居君位稱使也孔子之法
君薨聽冢宰三年三年內稱子孟子謂滕文公曰亦以新子之國
可見故嗣王未畢三年喪不得稱君而使人故削王使二字以託
此義此條何以見錄公羊傳曰喪事無求求賻非禮穀梁傳曰歸
死者曰賻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
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交譏之也孔子明此兩
義故錄此文魯史原文甚繁孔子春秋僅一萬七千字刪削必多
每條錄之皆有大義故傳問何以書也後仿此魯史書此必有月
范甯穀梁注曰天王使不正者月今無君不稱使故亦略而書時

疑亦孔子削之

八月庚辰宋公和薨

八月庚辰宋公和薨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無傳何以知魯史原文非卒字而孔子改之何君述微言曰不言
薨者春秋王魯死當有王文聖人之爲文辭孫順不可言崩故貶
外言卒所以衰內也蓋據亂之時臣不私其君則不成爲臣故獨
尊己君不使他國君並尊所爲內其國而外諸夏孔子發此義又
戰國至漢世稱侯稱君無稱公伯子男者五爵爲孔子所定以大
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公則惟王者之後及天子之宰同稱之何
君發微言曰宋稱公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
客待之而不臣詩云有豔宿有客信信是也孔子重王者之後
至於不臣以存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也宋本封不知

何爵公字當爲孔子改定以著此義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無傳凡無傳則無從知魯春秋原文孔子筆削卽無從測矣後仿此

癸未葬宋繆公

外國之喪多矣此條何以錄穀梁傳曰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公羊傳曰葬者曷爲或日或不及時而日湯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以宣公不立子而立兄子致爭國生弑禍故危之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孔子發立子居正之義故託宣公明之凡春秋專爲託義與實事無與孔子借宣公立義非眞責宣公也此防季世爭立肇禍而制法據亂世世國之事不得不如此董子曰春秋無達辭又曰春秋之用



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特重讓之一義借隱公不卽位已明

之居正一義借此明之以後同此者又別發異義矣不然隱宣皆

讓國之賢並生禍患何褒貶有分乎學春秋者當必通此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此魯史所無而孔子取百國實書以加入者也何以知之公羊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蓋魯史原文不書孔子疾惡攘奪鄰邑故書之夫民家竊人之桃李雞犬猶以爲盜至取人之貨攘人之室則以爲大盜矣乃號爲國者獨攘取人之邑其爲無義益甚故孔子深惡之故特采入春秋以託此條此義

戊申衛公子州吁弑其君完

穀梁作祝吁

戊申衛公子州吁弑其君完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何以知魯史有公子而孔子削之公羊傳曰曷爲以國氏當國也

穀梁傳曰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孔子誅絕弑君之賊更著其代而為君之罪削公子二字而當國之意明所以深惡弑賊之代君此託於文事而易見後世可見孔子義者只此

夏口月公及宋公遇于清

夏口月公及宋公遇于清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公羊傳曰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何君述微言曰古者有遇禮為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於塗近者為主遠者為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當春秋時出入無度禍亂奸宄多在不虞無故卒然相要小人將以生心故重而書之所以防禍原也遇例時故知月削去穀梁隱八年亦以不期而會為遇義同公羊此傳云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是別一義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公子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公子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何以知魯史有公子而孔子削之穀梁公羊傳曰翬者何公子翬

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與弑公也故知孔子深惡弑君之賊

故託於削公子二字以記貶弑賊之義二傳同之最為明確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公羊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穀梁傳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祝吁之

挈失嫌也其月謹之也于濮者譏失賊也疑魯史當作衛石踏殺公子

州吁又無月孔子筆為衛人削公子以明討賊又大書九月以謹其事

冬十有二月衛石踏立公子晉

漢石經作踏

冬十有二月衛石踏立公子晉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董子繁露王道篇曰衛人立晉美得眾也此為本經正義蓋王者

人所歸往之謂故得乎邱民爲天子凡自國至鄉一切君長衆之所舉者宜立之人也故董子傳微言而獨發此義惟隱公爲據亂世則子之之狡心田常之買民何所不有故先預防其害雖衆立亦不許故穀梁曰立者不宜立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日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公羊同此爲亂世發非升平太平義也何以知魯史爲石踏公羊傳曰然則孰立之石踏立之石踏立之則其稱人何衆之所欲立也以得衆心故孔子改爲人何以知有公子公羊傳曰晉者何公子晉也故知孔子削之五年春公張魚于棠五年春公張魚于棠五年春公觀魚于棠何以知魯史爲張公羊傳曰百金之魚公張之何君述微言曰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觀爲譏

也故知孔子諱張爲觀也此特著人君不可與民爭利之義穀梁曰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亦孔子微言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以州吁難故十五月而葬故書其月穀梁曰月葬故也

秋衛口口率師入盛

秋衛口口率師入盛

秋衛師入盛

穀梁傳曰入者內弗受也將卑師衆曰師公羊傳曰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故知魯史原文有口口率三字孔子定此義例故削之也

九月口口立夫人仲子之宮

九月口口立夫人仲子之宮

九月考仲子之宮

何以知魯史有夫人也穀梁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何君述微言曰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矣不言立者得變禮也與穀梁同義此孔子定妾母祭禮託此明之故削去立夫人三字公羊以仲子爲桓公母穀梁以爲惠公母此皆妾母也於大義無關其傳聞雖異不足辨蓋春秋以明義爲主但託之於事耳孔子曰我欲見之空言不如託之行事之博深切明若得魚忘筌既知其義則事可畧之矣何君曰失禮鬼神例日不日者嫌獨考宮以非禮書故削之

初獻六羽

穀梁傳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公羊同義蓋孔子定舞羽之制謂僭諸公可言僭天子不可言而戒

僭者託此定之穀梁又引尸子謂天子諸侯皆八佾始厲樂恐誤傳或三統之遺說歟公羊又傳爵制之說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按戰國至漢僅有侯爵故言諸侯爲古制也故知古無五等之爵孔子分爲五爵至漢哀平乃始行之然孔子之立此名亦爲通假之義隨時變通不必泥於百里爲侯國七十里爲伯國五十里爲子男國之說此等里數不過爲欲致一統先削侯地始耳若論大旨則只如傳文所謂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

鄭人邾婁人伐宋

鄭人邾婁人伐宋穀梁無婁字

邾婁人鄭人伐宋

春秋傳何君述微言曰邾婁小國序上者主會也孔子惡主兵者故改書邾在上魯史必鄭在上矣

螟

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穀梁曰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穀梁傳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彊何也先君之大夫也何君述口說曰日者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益師始見法無駭有罪俠又未命也故獨得於此日則此真魯史原文而孔子全錄之可見益師無駭俠輩皆孔子所削矣春秋文不虛立每書一條書一字必有一義未明者著之已明者去之故此事屬辭據事直書者是不修春秋則然豈所論於孔子筆削之微言大義哉自偽左出乃以此大攻公羊而公穀又以傳聞歧異脅儒乃攻日月例夫無端一日一月誠無意矣若夫其代數記號則深遠矣董子曰弗能

察寂若無能察之無物不在非知公羊先師口說安能發此

宋人伐鄭圍長葛

何以書外圍伐惡恃強用兵也公羊傳曰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穀梁曰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此發孔子據亂戰法之義又曰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太平無戰若已有戰而不定禁限則禍害甚慘今萬國弭兵會戰時限制例卽此意也

六年春一月口口公帥師及鄭師戰于狐壤我師敗績公獲于鄭

六年春一月口口公帥師及鄭師戰于狐壤我師敗績公獲于鄭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公羊傳曰狐壤之戰隱公獲焉不言戰諱獲也何君述微言曰稱人國共辭者嫌來輸平獨惡鄭明鄭擅獲諸侯曾不能死難比當絕此孔子大義也以君獲爲尊者諱故孔子改曰鄭人來輸平公羊傳

曰輸平猶墮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末有成何君解詁曰君獲不言師敗績故以輸平諱也穀梁同義公獲大事原文必詳其月日故知魯史原文必如此而孔子筆削之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無傳

秋七月

公羊傳曰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此必魯史無而孔子特筆後放此何君述微言曰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尙書曰敬授民時有事不月者人道正則天道定矣

冬宋人取長葛

公羊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穀梁同何君述微言曰師出不踰時今宋更年取邑久暴師苦衆居外故書以疾之蓋孔子

愛民最惡兵事必不得已而動立不踰時之法此亦據亂世之法戰中之文明者也踰時猶不可況逾年或累百數十年乎然則歐人十次十字軍英法百年戰爭新舊教三十年戰俄奧法與普七年戰皆聖人所深惡矣

七年春二月紀口使大夫口口來逆叔姬

七年春三月紀口使大夫口口來逆叔姬歸于紀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穀梁曰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故知魯史有逆人而孔子削之何君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季以鄆入於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據亂世一夫多妻侯王至無量數唐時尙有三千宮女放出宮之句其多可想孔子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而

一時不能盡滅故節之以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大夫三女士一妻一妾庶人匹夫匹婦姑以貴賤爲等差故諸侯有媵禮其所以取諸一家者蓋古者亂世男子強多盡取人家姑姪姊妹而娶之者相沿成俗至春秋尙不能去此風也

滕君口薨

滕君口薨

滕侯卒

公羊傳何以不名微國也穀梁曰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何君述微言曰滕微國所傳聞之世未可卒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衰之以禮嗣子得以其禮祭故稱侯見其義以下文知滕或子爵魯史必書君或書子及其名孔子嘉滕君能朝新王先來受化故進爵爲侯以褒之而追贈及其父也邾婁儀父之歸化僅

封其身滕侯之歸化且封及父以見歸化聖王之得厚賞也故託此條發之去其子而進以侯以見新王之有封爵權也凡春秋之義多所況是皆託以明義切勿泥之滕亦非滕侯亦非侯但明微國之進爲大國耳不然則孔子一布衣安有擅封爵降爵之理而公羊先師皆大儒通才亦不至信此不通之怪說也學者徧證而妙悟之於春秋亦可以舉一反三矣不名者明其爲狄道之微國非眞大國也書卒不書薨例見宋公和卒

夏口月城中亡

夏口月城中亡

夏城中亡

穀梁傳曰城爲保民爲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何君謂城例時故知魯史有月爲孔子削去

齊侯使公子年來聘

齊侯使公子年來聘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公羊傳曰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何君述微言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此一義也又曰古者諸侯朝罷朝聘爲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又一義也一國有一國之政法禮典各國宜互相考求得失以去短取長而爲進化故孔子重之

秋公伐邾婁穀梁無婁字

無說

冬王使凡伯來聘衛執凡伯以歸

冬王使凡伯來聘衛執凡伯以歸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何以知戎爲衛也穀梁曰凡伯天子之大夫也戎者衛也戎衛者

爲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故知魯史作衛而孔子惡其伐天子使而戎之國乃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公羊曰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不與夷狄之執中國義同何君述微言曰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執天子大夫而以中國正之者執中國尙不可況執天子之大夫乎所以降夷狄尊天子使若楚丘爲國者猶慶父伐於餘丘也不地以衛者天子大夫衛王命至尊顧在所諸侯有出入所在赴其難當與國君等也今各國公使所經各國有難皆保護之同義而教王使頭等使待以國君禮亦同此意不以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此蓋大地進化之要若使以無禮義者制治之則退化矣中國自五胡之亂遼金元狎主中國漸即退化皆由此故孔子尤惡之

八年春正月衛侯宋公遇于垂

八年春正月衛侯宋公遇于垂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穀梁傳曰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何君曰宋公序上者時衛侯要宋公使不虞者為主明當戒慎之無王者遇在其間置上則嫌爲事出置下則嫌無天法可以制月文不可施也此事衛爲主故知魯史有月而衛侯在上孔子削月而升宋公在上也

三月鄭伯使其大夫宛來歸郕

三月鄭伯使其大夫宛來歸郕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郕

公羊傳曰郕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何君退口說曰巡守祭天告至之禮當沐浴潔齋以致其敬故謂之湯沐邑所以尊待諸侯而共其費也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遠方獨有不得

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繼陟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守猶守也

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岳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歸郕書者甚惡鄭伯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湯沐邑歸魯背叛當誅也穀梁傳曰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郕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與公羊及何說同故知宛不書爵而名爲孔子所筆削也

庚寅我入郕

穀梁傳曰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公羊傳曰其言入何難也其日何難也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何君曰齊惡起則魯蒙欲邑見於惡愈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薨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薨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穀梁傳曰諸侯日卒正也

辛亥宿男口薨

辛亥宿男口薨

辛亥宿男卒

穀梁傳曰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何君述口說曰宿本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之者春秋王魯以隱公爲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寢之也不名不書葬者與微者盟功薄當寢之爲小國故從小國例魯史當書名書葬孔子削之以見義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穀梁傳曰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諸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貶盟託始於此蓋言而不信信誓旦旦孔子所惡也二伯爲孔子之法故詩分周南召南謂之五霸者乃劉歆僞左之說今學無是也

八月葬蔡宣公

穀梁傳曰月葬故也孔子之法諸侯五月葬今蔡不及五月故書以正之公羊傳發通例曰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

九月辛卯公及莒子盟于包來

九月辛卯公及莒子盟于包來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

穀梁傳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故知孔子改之以眾可盟也公羊傳公曷爲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何君述義曰實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侯不肯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蓋魯史原文實書莒子孔子改稱人以見義

螟

無傳

冬十有二月展無駭卒

冬十有二月展無駭卒穀梁駭作倭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公羊傳曰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故知魯史有展字而孔子削之前既明此義今復著者以明非止削一時削其終身如今制之永不敘用也孔子之惡滅國如此此傳穀梁云未有聞焉而上瓦屋之盟下南季之聘公羊無傳公伐邾婁則二傳俱無如此甚多蓋師學各有所聞亦各有所缺故二傳亦微有殊異詳略然合各經考之則多異經而同義者蓋同出口說大體相同也穀梁傳又曰或說曰故貶之是引公羊說故知公羊在前又引尸子說尸子在秦始皇時而穀梁引之可知穀梁在始皇時非子夏弟子矣

九年春王使南季來聘

九年春王使南季來聘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穀梁曰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穀梁傳曰震雷也電霆也公羊日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庚辰大雨雪

穀梁傳曰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

雨月志正也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倣甚也

俠卒

穀梁傳曰俠者所俠也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隱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爲君也此明讓不爲君則不封爵之義公羊曰吾大夫之未命者也何君述口說曰未命所以卒之者賞疑從重又一

義也此明不命則不氏賞疑從重故卒之又一義也春秋以二字而存數義如此

夏城郎

無說大概春秋無說者甚多或無甚大義二傳本無之或孔子有之而弟子後學以展轉傳授而失之後仿此

秋七月

穀梁傳曰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與六年秋七月公羊義同故知兩傳雖殊然各紀所聞其義仍同但所託之經文有異耳蓋後學各以記大義為主至應託何經不過記號之事代數但可託義無經不可不關要義也此為學春秋第一要事即以公羊家於本經亦有不知義託何條者如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傳曰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此蓋先師口傳春秋之義有此條而不知其在齊世子光盟于戲一條抑在曹

伯使世子射姑來朝之條也故知先師以義為主而經文僅同代數記號記數不清一家猶如此況公穀之殊家乎但獨取大義則合全經考之無不同者如此類甚多讀者當通此意

冬公會齊侯于郕

郕穀梁作防

穀梁傳曰會者外為主焉爾公羊無說

十年春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十年春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無傳何君述口說日月者隱前為鄭所獲今始與相見明君子當犯而不校蓋孔子惡兵爭而崇和好故錄之此為國交之公法

夏公子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夏公子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此爲惡弑賊書也公羊傳曰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故知魯史有公子二字孔子削之以見義
六月壬戌公帥師與宋師戰于菅敗之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六月壬戌公帥師與宋師戰于菅敗之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穀梁傳曰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
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公羊傳曰取邑不日此
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內大惡諱此
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
諱小惡書何君述口說曰明當先自正然後正人小惡不諱者罪
薄恥輕臣子之義當爲君父諱大惡不言戰者託王於魯故不以
敵辭言之所以彊王義也故知魯史有戰文取邑無日孔子特削
之而戒乘敗爲利勿黷得無厭展轉深入得隴望蜀此可爲國戰

公法公羊說並發諱大惡何說並引先自正之義皆大義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無說

口月宋人蔡人衛人鄭人伐載取之

口月宋人蔡人衛人鄭人伐載取之

宋人蔡人衛人伐載鄭伯伐取之

此惡因人力而取國發大義穀梁曰不正其困人之力而易取之
故主其事公羊曰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
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何君述口說曰鄭伯無仁心因其
困而滅之易若取邑故言取孔子惡鄭故特書鄭伯伐取也不月
者移惡上三國蓋三國聯軍困人亦有罪焉故並惡之特罪輕耳
蓋魯史有月孔子削之以著此義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穀梁盛作邲

穀梁傳曰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邾國也何君述口說曰日者盛魯同姓明當憂錄之夫同姓獨宜憂者以較諸國獨親猶今同種族之國尤宜互相救也

十有一年春滕子薛子來朝

十有一年春滕子薛子來朝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公羊傳曰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其兼言之何微國也何君述口說曰小國稱侯者春秋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薛先朝隱公故衰之已於儀父見法復出滕薛者儀父盟功淺滕薛朝功大滕序上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先封同姓故魯史原文書子而孔子改而侯之說見前七年滕侯卒董子謂春秋之文多所況是孔子謂見之虛言不若行事之博深切明孔子但明先朝於新聖王者當進封之義滕薛特是託號不然孔子安有封侯

降子之理學者切勿泥滕薛等事苟知文與事而忘大義則是魯之春秋而非孔子之春秋矣穀梁傳曰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值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魯史原文或作君作子不可考今姑依他文作子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祁黎

祁黎穀梁作時來

無傳

秋七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秋七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無傳魯史無日孔子增出何君述口說曰日者危錄隱公也爲弟守國數行不義皇天降災詔臣進謀終不覺悟又復構怨入許危亡之釁外內並生故危錄之孔子之惡兵示警至矣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于爲氏口月口日葬我君隱公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于爲氏口月口日葬我君隱公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魯史爲桓公諱必不書弑必如常書公薨地葬孔子哀而特削之以見大義公羊曰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穀梁曰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二傳同此說深誅坐視篡賊之臣子大義煌煌矣此爲孔子口說大義而託之文與事者最爲深切著明孔子春秋所以託始隱公者以其不自爲君也蓋孔子亦不自爲君者也故託於隱公隱公讓國之賢宜爲君者也而

孔子受天命制作宜爲王者也故託於文王

今本不繫乎臣子也上有以爲二字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卷一終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卷一

隱公

三

萬木草堂叢書

門人高要陳煥章再校

門人東莞張伯楨覆校

卷之二

門人高要劉勉章再刻

此子受天命而為王者也

